

五、神州壯遊，訪藝探親

李再鈞的表現形式看似很西方，理智重於抒情，但仔細探究他的藝術養成也不禁驚訝，原來李再鈞內在潛伏著傳統東方抒情的靈魂，他早年是從傳統的書法、水墨中走進現代藝術殿堂的。1950年後，李再鈞投入現代設計、商業設計多年，但是對純藝術的熱愛關注沒有被商業及實用性占據，尤其是他內心深處渴望東方古老文化的滋養，在設計事業有成之時，愈發在潛在意識中呼喚著。

觀察李再鈞的藝術背景，從傳統手工藝到商業美術，從東方傳統書畫到現代雕塑，他無一不涉獵，也都建立優秀的累積，但是中國古老藝術寶藏無疑還是他最敬重的一塊。於是神州深遊探藝，便是在探親之後首先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右頁圖〕李再鈞 虛實之間 1986 不鏽鋼、硫化銅 120×60×30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下圖〕1987年，李再鈞參觀河南嵩山少林寺於塔林前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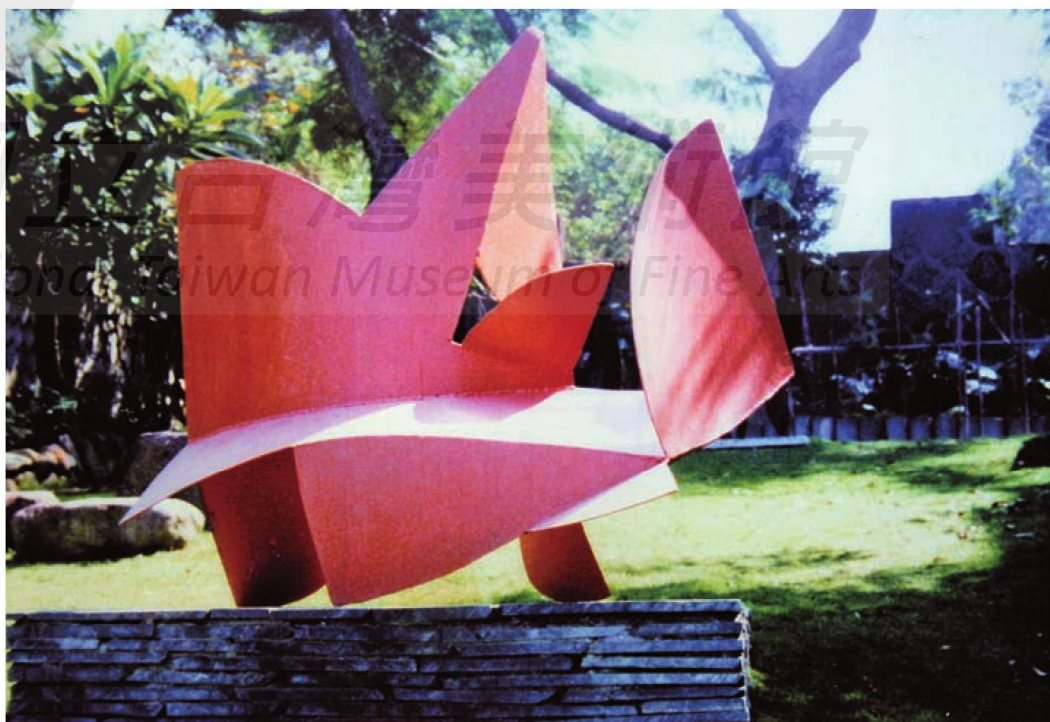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海峽隔離、親情夢迴

李再鈞從高中畢業後，就離開了故鄉福建仙遊，起初是為了升學，到後來戰火漫延阻斷了回鄉的路，從搭船來臺灣唸大學，到海峽兩岸對立無法聯繫，於是當年的少年，轉眼白頭身已老，在離家四十年之後，李再鈞怎麼樣也要回去看看母親。1987年7月解嚴，同年11月，他便搶在第一批出發的歸人中踏上了返鄉的路，此時李再鈞正好六十歲。親情的思念、手足的情深、家園的殘破，強烈地衝擊遊子的心，生命已過了大半，多少午夜夢迴，以為此生的不可能再見，竟然又再重逢，恍如隔世。

李再鈞對中國土地文化的思念從來沒有停止，對於留在大陸的親族始終透過各種方法聯絡找尋，離家四十年了，當他發現親人們都還活著，他有信心會再相見，面對兩岸的親情，海峽就像一刀切開，咫尺天涯無法團聚。雖然1949年淪陷之初李再鈞曾經想回大陸，但陰錯陽差沒有錢買船票而只得滯留臺灣，這鬼使神差的失落，四十年後再看卻也是幸運，因為如果當時買了船票回到福建，也許今天臺灣美術史上就缺一



李再鈞 痛 1987 鐵板噴漆
100×120×80cm



【左圖】

李再鈞 磊 1987 紙板模型
90×30×15cm

【右圖】

李再鈞雕塑的母親頭像，置於家中可常相懷念。（王庭玫攝）

席現代抽象雕塑藝術家的存在了。同族堂弟李再漁從小與李再鈞一起長大，讀書、畫畫、遊玩，當時兩個堂兄弟一起發願：長大一定要繼承家風，從事最愛的藝術工作，然而堂弟因為大陸政治環境鬥爭混亂，只得屈就解放軍裡做一名電機工兵，而被迫放棄了藝術志向，難以伸展，生涯中終究與藝術無緣。

國共的戰爭使大陸與臺灣分離對峙，而海峽切割了親情人生，演變成多少人一生的憾事。不僅是堂弟李再漁的藝術夢碎，李再鈞訪問的好幾位北京雕塑家，幾十年來在某種既定的文藝政策限制下，只能在一定範圍內去堆砌泥土，敲石鑿木，他們的創作題材與思想是受限的，當他們堅忍地挨過苦難的時光，現在雖然漸漸可以由「工農兵」題材中跳出來了，但是一個藝術家所有的青春、創意、體力、生命，都耗盡了大



1987年，李再鈞（中）於河南洛陽探訪龍門石窟時與堂弟夫婦留影在盧舍那大佛前。

半，最精華的歲月都流失了。李再鈞留在臺灣發展的計畫在當年雖不是首選，但臺灣的環境與養分卻滋養他的藝術生命，他鄉已是故鄉，留在臺灣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但是以感情而言，人倫親情上是遺憾的，文化根源的隔閡感需要追尋彌補。中國歷史文化古蹟和藝術品在兩岸相隔的年代，所有的資料都不容易收集，或根本看不到，李再鈞經由多次出國，從國外得到許多中國文化珍貴的資料，他從戰後日本平凡社和角川書局出版的《世界美術全集——中國篇》，以及其他有關中國藝術的出版品中，獲得他最早的中國雕塑知識來源，又從西方出版的一些中國藝術和專屬佛教雕塑精選書籍中，看到有關佛像雕塑的圖片，真是深深感動愛慕。他被佛像的慈眉善目和微笑不語的姿態所吸引，又為佛教在歷史上沒落後，佛頭被盜賣、破壞而心痛不已。他覺得更痛心的是，中國人對自己文化中雕刻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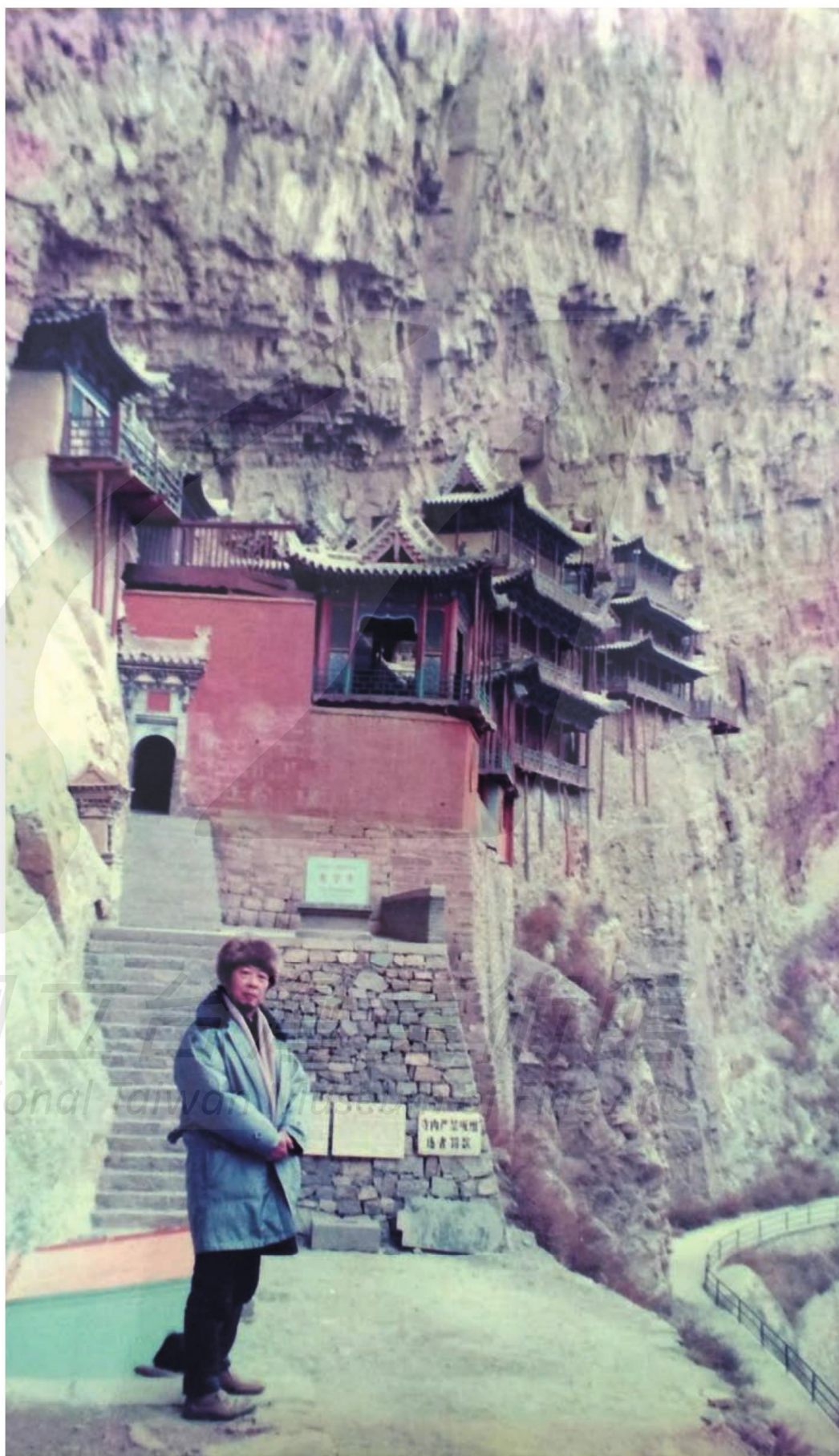


1987年，李再鈞（右2）在北京中央美院與中國國家畫院雕塑院院長錢紹武（左1）和雕塑家楊淑卿（右1）會面。

術的美竟然無知，他必須親臨現場親眼看一看，所以在開放探親的同時，他決心要加速探訪這些珍貴的藝術寶藏，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晝夜思念的這些寶貴文化遺產都一一看到，他要親自到訪致敬，彷彿就像是對自己多少世代靈魂深處的故鄉，做一個回歸的朝聖。



李再鈞 陰陽界 1989
不鏽鋼 79.2×42×11.5cm



1987年，李再鈞首次返鄉探親，赴山西探訪懸空寺。

鬼斧神工、山川文物

其實李再鈺的藝術旅程早已遍及歐洲、美洲、日本和各大國家，但是他最想去看的還是神州大陸的山川文物，不是訪客、不是旅人，而是早就神遊許久、渴慕許久的精神文化回歸。他計畫往西北走一趟，在黃土層上，在黃河水邊，在戈壁灘中，看訪雲岡、敦煌、龍門、麥積山、炳靈寺、驪山陵等處的古代雕塑。他認為作為一個中國雕塑家，此生若看不到那些先人的鉅作是死不瞑目的。

李再鈺先回到福建老家重敘天倫，但對於一個藝術家，他的老家是那個更大海涵的中華文化。所有的形、色、質、光線、氣味，陌生而熟悉，必須用奔跑投向大地來擁抱他的另一個文化之母，於是李再鈺又再度離開仙遊老家了，展開了訪藝長征之旅，傳說中的夢中的雲岡、龍門、敦煌……，他必須親訪向歷史文化致敬，同時也是取經。接下來的旅程就是有計畫地探訪歷史名都、藝術史蹟，並和中國大陸考古界、藝術界的專家學者聯絡交流。李再鈺做了半個中國的長途旅行，從福建到



1987年，李再鈺在北京拜會老畫家李可染（左），相談甚歡。



1987年，李再鈞返鄉探親，在北京拜會中國美術家協會吳步乃先生（右）。

北京、上海、武漢、四川、山東、洛陽、西安、咸陽、平遙、雲岡、大同、甘肅、寧夏、新疆……，按照預計的藝術歷史重點，詳細觀看蒐集資料。李再鈞連續九年跑大陸，花了相當多經費，他深入西北內地，自己雇一部車、司機、一位考古員帶路、一位工作助理，浩浩蕩蕩一路全程開車，走的全是資料上佛教、歷史、文物、藝術的路線，完全沒有拜訪所謂的風景區，他笑道：「我還沒去過黃山呢！桂林也沒去過啊！」當時他去的地方都是尚未開發、保留原貌的重要文化起源地區，旅途也相對更艱苦危險，這就是他要追尋而不隨俗的旅程，所謂「壯遊」莫過於此吧！

李再鈞對於佛像的臉孔表情，有非常強烈的感受，從還未到訪大陸、只能觀看《世界美術全集——中國篇》的照片時，他就深深感動於佛像的神奇魅力，那不是西方早期寫實或近代抽象雕刻可以比的。佛像



1994年，李再鈞（左）走訪隴東地區唐宋時期重要的蓮花寺石窟。

的表情流露出寧靜、安詳、無慾、豁達的人性昇華和對人生的感悟，由體態、線條、色彩、材質和空間所產生無窮盡的和諧意象，在諸多美的構成元素中，絲毫沒有意識牽絆、纏繞的神情造形，完全展現了對人生悟道的昇華。中國的佛像表情完全不同於西方的形式和思想內容，某種程度來說已蘊含抽象表達。

由於他對於歷史文物的仰慕和崇敬，使他的訪藝之旅，猶如信徒去聖地朝聖一般虔誠。他把這個階段的中國歷史藝術文物探訪之旅詳細記錄，一篇篇集結在一本《探親探藝》書中，這本書不屬於遊記，不是散文，也不是論文，並請好友王建柱教授寫序。王建柱在序文中把這本書歸納了三個重大主題：

- 一、中國傳統雕塑與壁畫的價值與保存
- 二、中國傳統環境和建築的維護



1994年，李再鈞（右）探訪甘肅省合水縣平定川西岸石崖上荒廢多年無人管理的保全寺石窟群。

三、中國現代美術創作的導向

三個主題之中，李再鈞最關注也是著墨最多的，是書中的第一個主題「中國傳統雕塑」，他考察了雲岡、天龍山、龍門、晉祠、秦陵，對傳統雕塑熱情禮讚，又深沉感嘆其頹敗凋零未妥善維護，為此大聲抗議、深切譴責。他觀察到人民的無知、官員的無能和人為的破壞，包括偷盜、政治介入、過度盲目開發建設、天然災害的損傷，鬼斧神工的藝術寶藏因少數人一些無知貪婪的行為，使其遭受無法挽回的浩劫，李再鈞在文章中有條理、有專業的提出呼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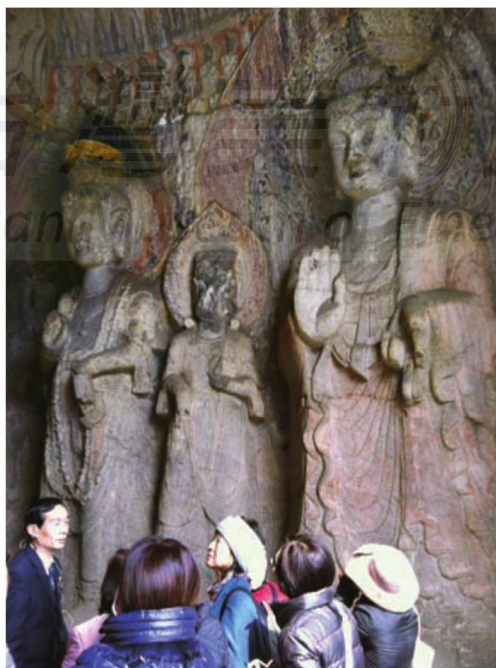
面對雲岡大佛，李再鈞完全被感動了，他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巨型佛像神聖的氛圍中，以感性的心情，任由直覺去馳騁，只偶而加以理性分析和印證史料典籍。他站在第二十窟前，這是雲岡最精彩和最為世人稱頌的一窟，其中「露天大佛」是雲岡的標誌，因為雕鑿工程延長好幾世代，這是北魏拓跋氏（草原民族）進入長城後，在漢土首次雕鑿的佛像鉅製。一種信仰的不可思議的創造能量，為中國歷史留下了永不磨滅的文化瑰寶。從遼代到明、清的重修，歷代痕跡相互比對，時間軸似乎在此凝固了。當李再鈞看到因明崇禎年間李自成造反，在雲岡發生軍事戰鬥，使雲岡寺院毀損，心驚而痛心，而清朝修復寺院風格又設計失當未能協調，不禁喟歎無限遺憾。

雕鑿石壁成窟是一種技法，而塑像則是另一種技法。李再鈞到山西



1987年，李再鈞（中）參觀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時，在接待室與管理所長李治國（左）討論石佛維修問題。

平遙雙林寺，看到最美的觀音塑像，悠然自得，瀟灑飄逸，集造形和色彩之理想美，栩栩如生，亦仙亦凡令人著迷。雙林寺的羅漢殿更是精彩絕倫，李再鈞描寫病羅漢、啞羅漢、鎮定羅漢……被塑造得很生活化，像凡人一樣看得出個性、脾氣、內心起伏，羅漢還沒有達到菩薩高妙的境界，但充滿人間修為的追尋。



[左頁左圖]

雲岡石窟第二十號窟中高13.7公尺的釋迦坐像。
（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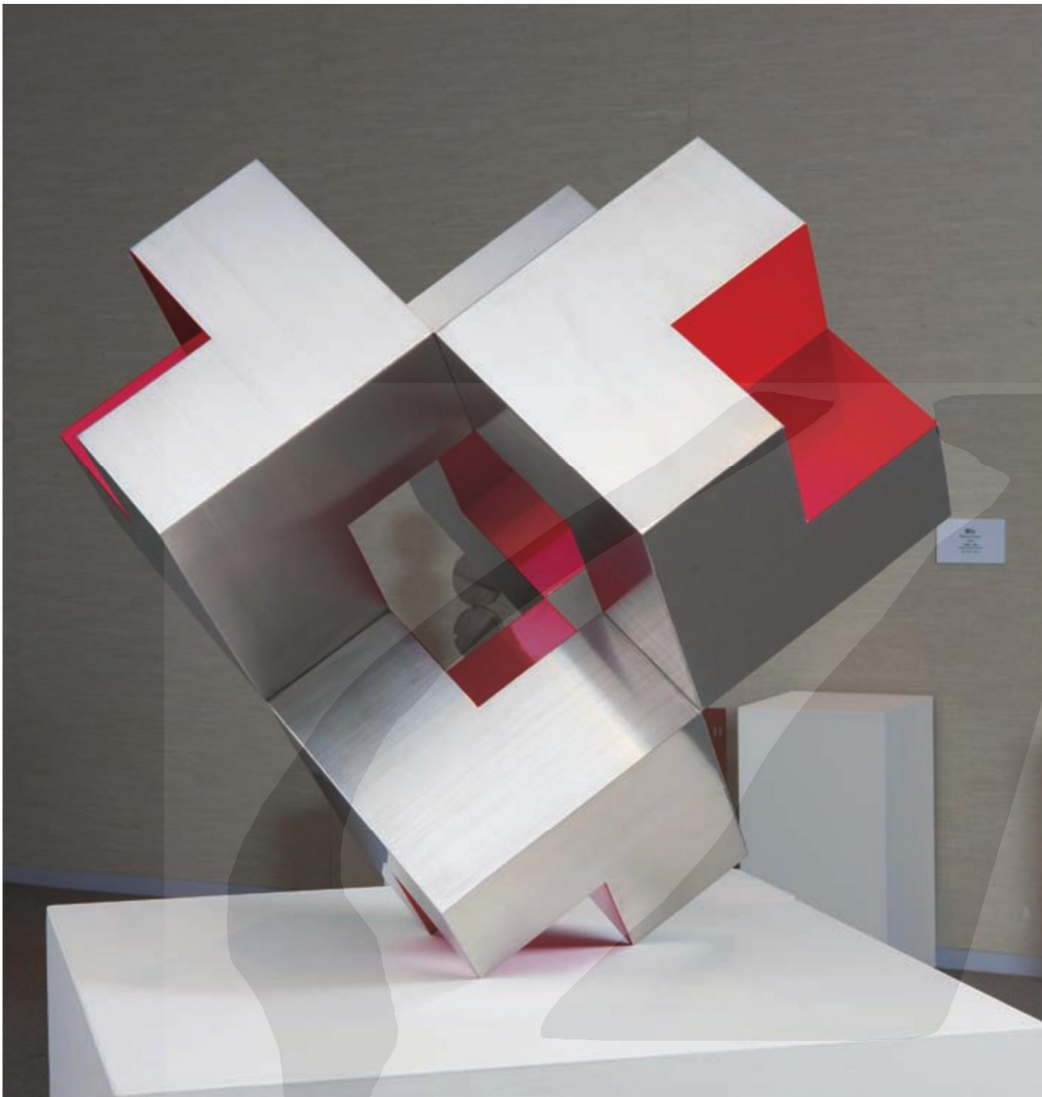
龍門石窟洞窟內部一景。
（王庭玫攝）

相對於山西大同的雲岡是砂岩質的構成，而河南龍門石窟是石灰岩質，結構細緻堅硬更適合雕刻，而且更適合長久保存。北魏遷都洛陽後，沿伊水兩岸開窟綿延一公里，北魏時期從王侯貴族到平民百姓，大家爭相造像做窟，而唐代雕鑿的奉先寺有精彩的天王、力士雕像。李再鈞欣賞各時代、各民族融合所形成之風格演變，陽剛與陰柔、生動與嚴肅對比之區分耐人尋味，唯有看到被破壞及遊客違規進入之野蠻行為，李再鈞也是氣憤不已再三擔憂。

雖然李再鈞訪藝的主要目的是看雕塑，到了大陸之後所有藝術家朋友都建議他，必須去看永樂宮壁畫。在山西芮城永樂鎮的永樂宮，壁畫規模之大，氣魄之宏偉，使李再鈞不遠千里渡黃河觀看。李再鈞是南方人，內心充滿對於黃河奇特的憧憬和神聖的想像，這次訪永樂宮除了看到元朝道教宮殿，更有吳帶當風、線條生動流轉的人物群像。他也親臨黃河畔，撫摸黃河結凍的冰水，滿足了他對中華文化發源地朝聖的心

1987年，李再鈞（右）在河北金山嶺，踏雪訪長城。





李再鈐 好合 1986
不鏽鋼、局部噴漆
85×79×95cm

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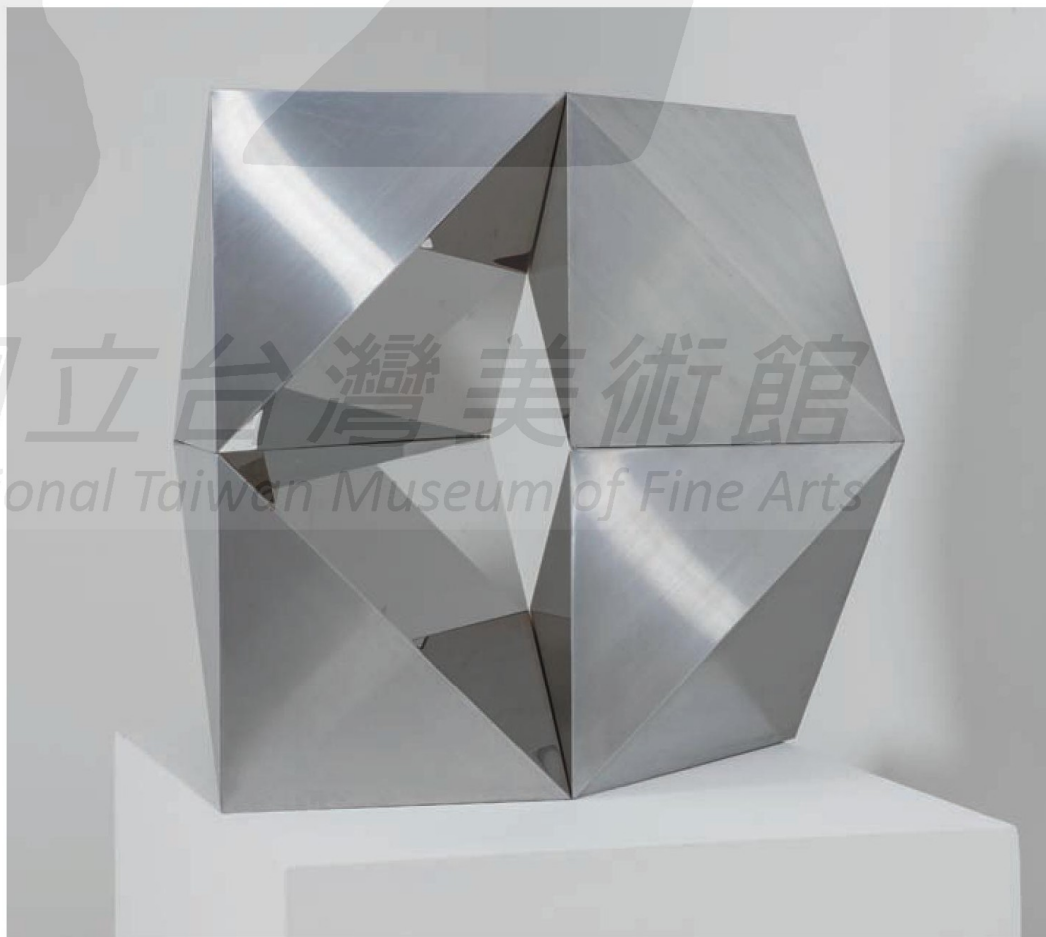
對於歷史寶藏與山川文物的大愛，是李再鈐這個階段的主要內容，相對的因為親臨歷史寶藏與山川文物現場，他也從其中吸取創作靈感，因為感動、震撼、領悟，而使李再鈐整個創作生命中，注入了新的活水泉源。

綜觀李再鈐的雕塑作品，是不描寫人生、不流露感情，以表現思想理性，尋求解脫和淨化心靈的抽象造形，但是他的《探親探藝》文章中，卻是句句熱情洋溢、激情迸發躍然紙上令人動容，他文章的感性激情與雕塑作品的沉靜、內斂、理性、平衡，表現出截然對比的不同性格，值得觀察玩味。

東方精神、哲學深化

李再鈞的藝術不是學校教出來的，他家族基因中一定就有藝術家的因子，祖輩和父輩幾個世代都是書法家、畫家，他的子孫輩也有藝術家、設計家。李再鈞自幼認識的藝術，是東方的書畫和伴隨著東方藝術精神的哲學思惟，然而表現在立體作品上的是現代幾何視覺現象；他對於現代幾何的造型，又賦予東方哲學的思考，有不同於西方藝術家的詮釋，貫通東西方而渾然天成。李再鈞的作品獨樹一幟，是在臺灣少數持續抽象、持續幾何、持續低限的一位藝術家，他的風格算是冷門，不走熱熱鬧鬧、漂漂亮亮的路線，也不在乎看的人懂不懂，用的材料又是困難度高的鋼材，若不是自我極為清醒，覺悟非常透澈的人，很難有這樣的堅持。幾何抽象被稱為硬邊或冷抽象，通常不表現情感、不沉溺浪漫，看似冷硬的數理秩序，有深入的意境必須深入探討。

李再鈞 虛實之間 1986
不鏽鋼、銅 69.5×70×3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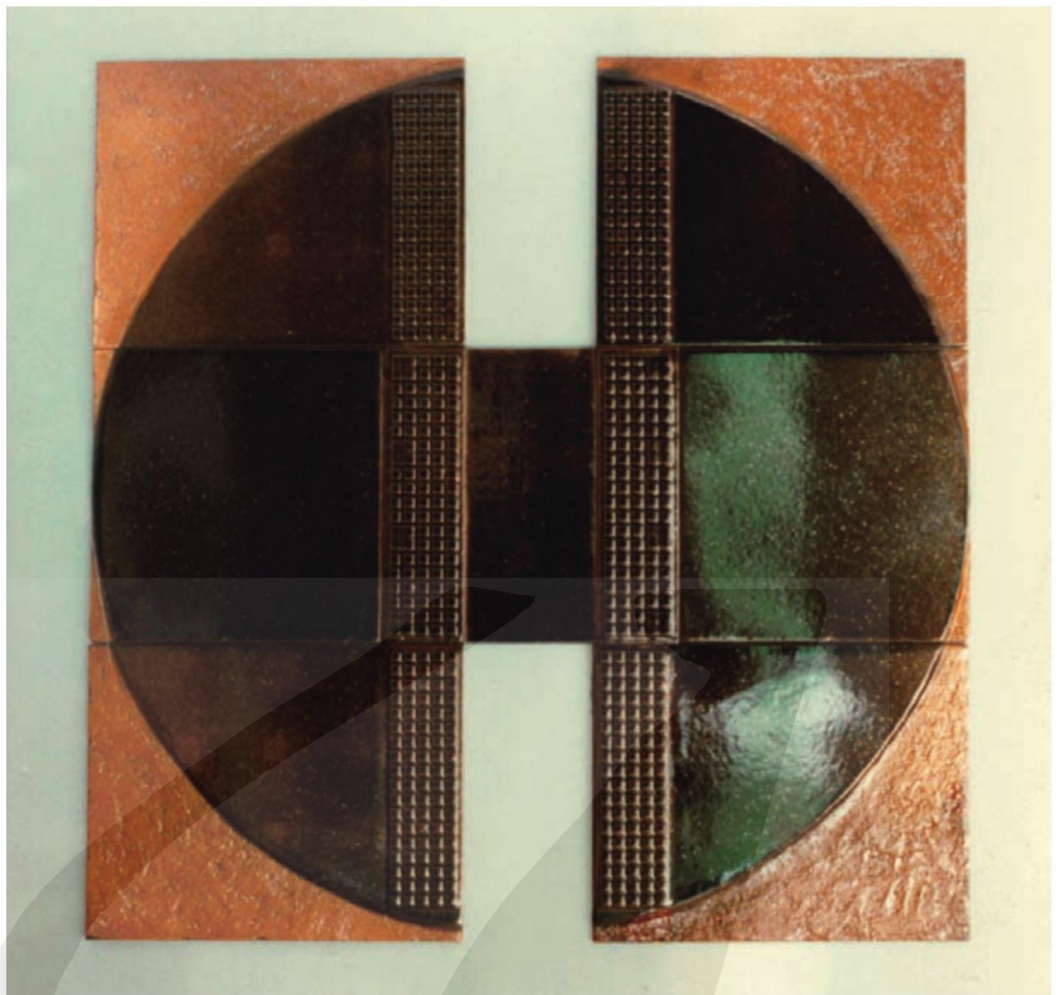


他的雕塑作品，是受到20世紀初構成主義啟發，繼而至上主義、幾何抽象、包浩斯等，他的成長是歷經手工藝產品、到平面設計、到空間設計、到雕塑創作。但是欣賞他作品的人卻可以在「低限」中讀出與宗教的「空中生妙有」、在「無限」中讀出與「無量無壽」的共通之處；而他自己解釋造型單元重複的想像，更是常援引老子《道德經》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由這個角度更能體會李再鈞「單元」的構想的奧妙。若說是東方哲理的西方形式，或說西方數理的東方運用，都可符合李再鈞的思路，因此不論東方與西方，形式與精神，表現在李再鈞作品運用之間的流暢，可說是融合又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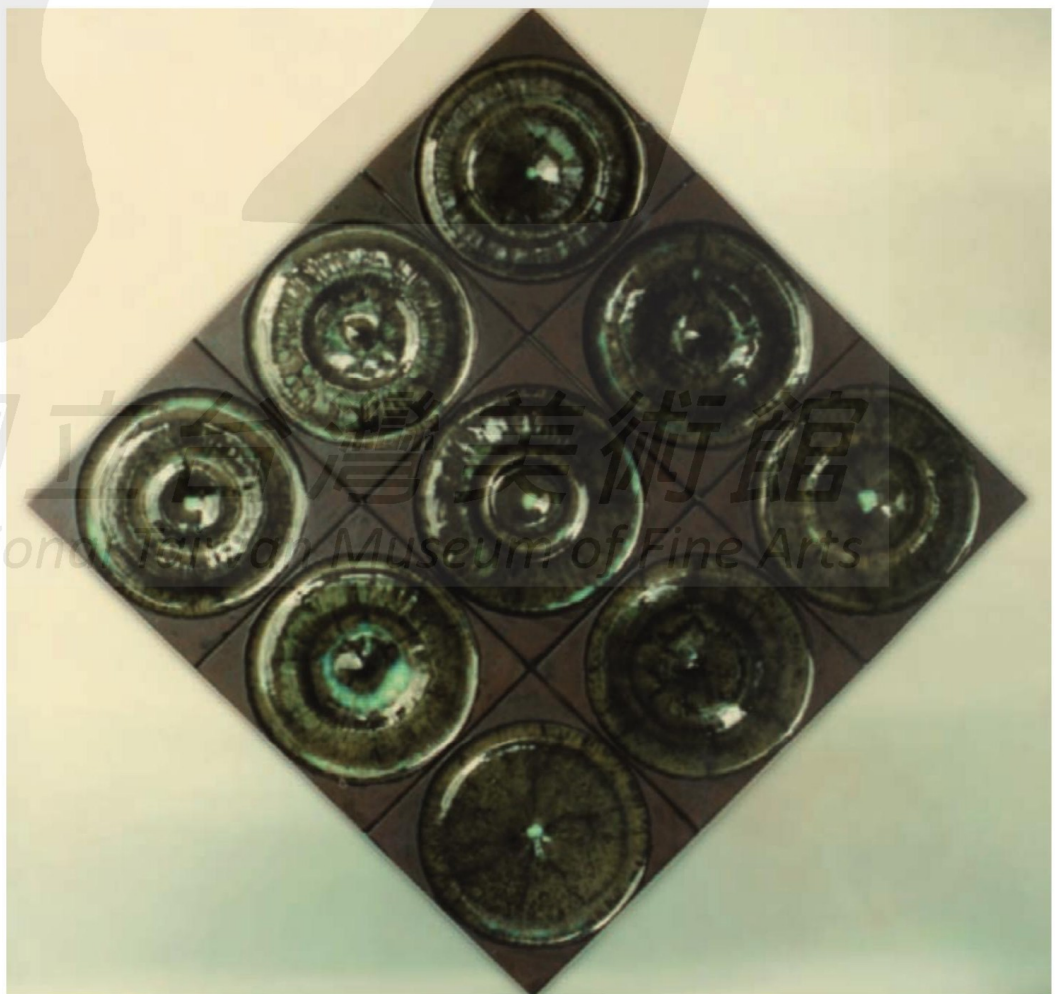
然而他對文字與作品之間的轉換思考，具象與抽象的相互照應也風格獨具，相當透澈靈活地酣暢通達。他把自己對哲學的思考脈絡，用一篇篇的現代詩寫出來，以下擷取《“你的雕塑”，我的詩》詩集中的詩句：

李再鈞 三角變 1986
不鏽鋼 三角錐形各邊
60cm，放置方向不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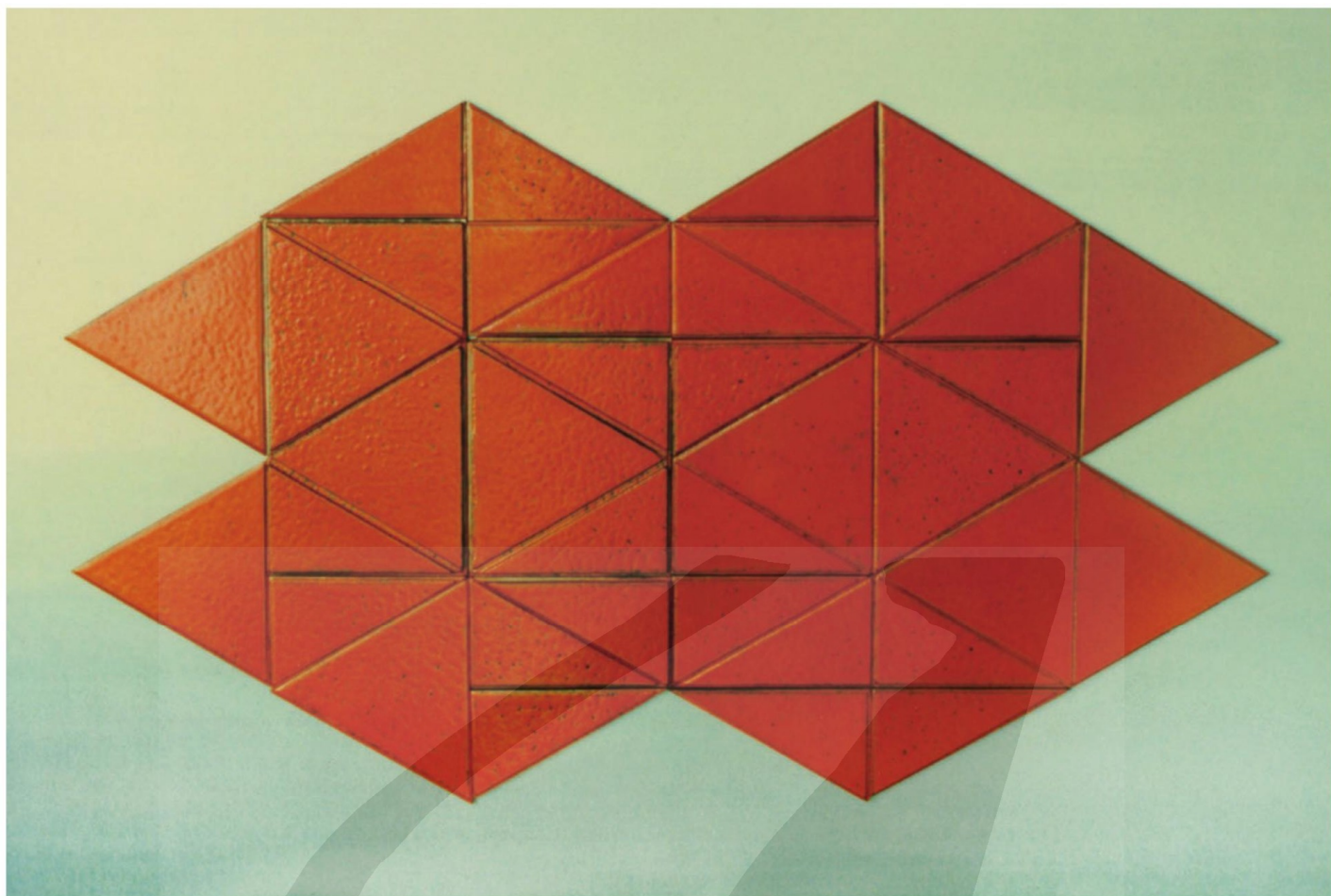




李再鈞 弦與弧 1985
陶板 70×70cm



李再鈞 方圓的組合4 1985
陶板 100×100cm



李再鈞 線與面的組合4
1985 陶板 50×70cm

太初的純真 極簡 極樸
寂靜的世界 無聲 無息
沒有虛矯假飾的造形中
尋回原始的真實和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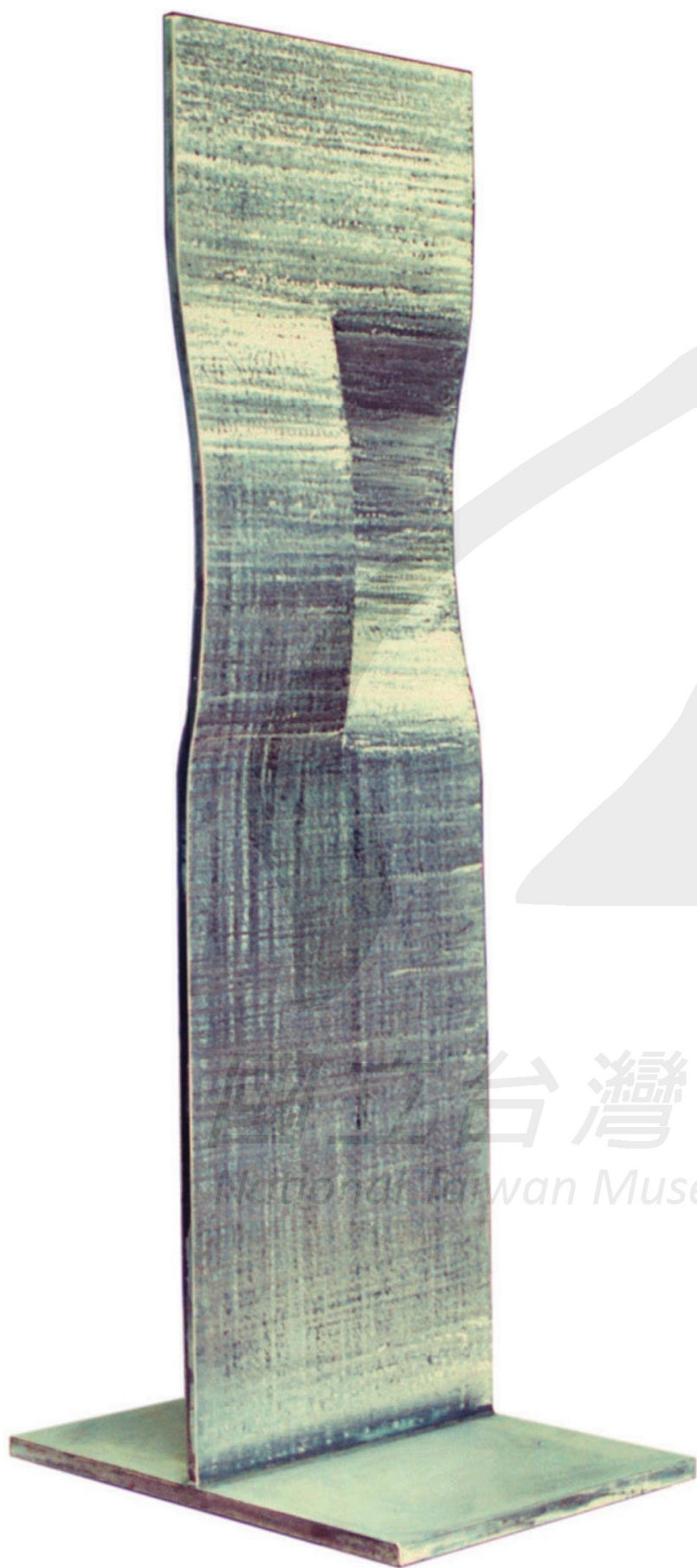
“為無為的有為

事無為的有事

味無為的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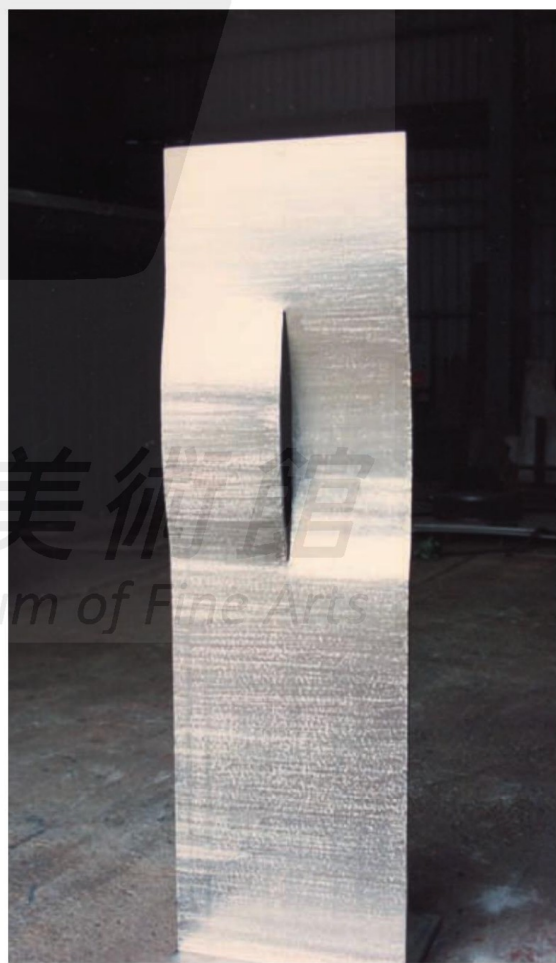
……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面對自己的雕塑，他稱之為「你的雕塑」，創作者完成作品之後，可以跳脫創作過程，以旁觀立場再視。李再鈞在作品完成後，以一個距離外的視角，再去看自己的作品，和作品對話，以全新的角度去撞擊出新的火花。他把這些對話紀錄下來，稱為「我的詩」，你我合而分、分而合，作品和創作者合而分、分而合，作品與環境、作品與光影，也一樣是合而分、分而合，在合與分、進與退之間，玩味雙向迂迴的感



思歷程，進而有意識地書寫。因此看李再鈐作品並讀他的詩，變成是一種需要而必要的程序；而通過他的作品放置在天光下、迴廊中、海岩上、人群間……又有了新的感受，這是從看李再鈐的作品到讀他的詩的進一步體驗。

靈覺的柔軟化了物性的剛
抽象造形的節奏與韻律
表達了哲理與詩情
展現了形象的氣勢與力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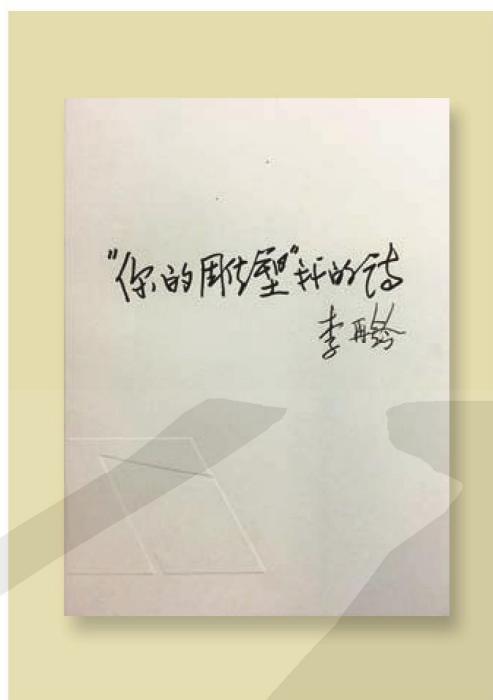


【本頁圖】李再鈐 你的雕塑No.1 1994 金屬
202×84×60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太一〉

相約清晨四點半
曉風殘月東海濱
熱情的唇吻聲
如髮柔細的水波
輕輕撫摩沙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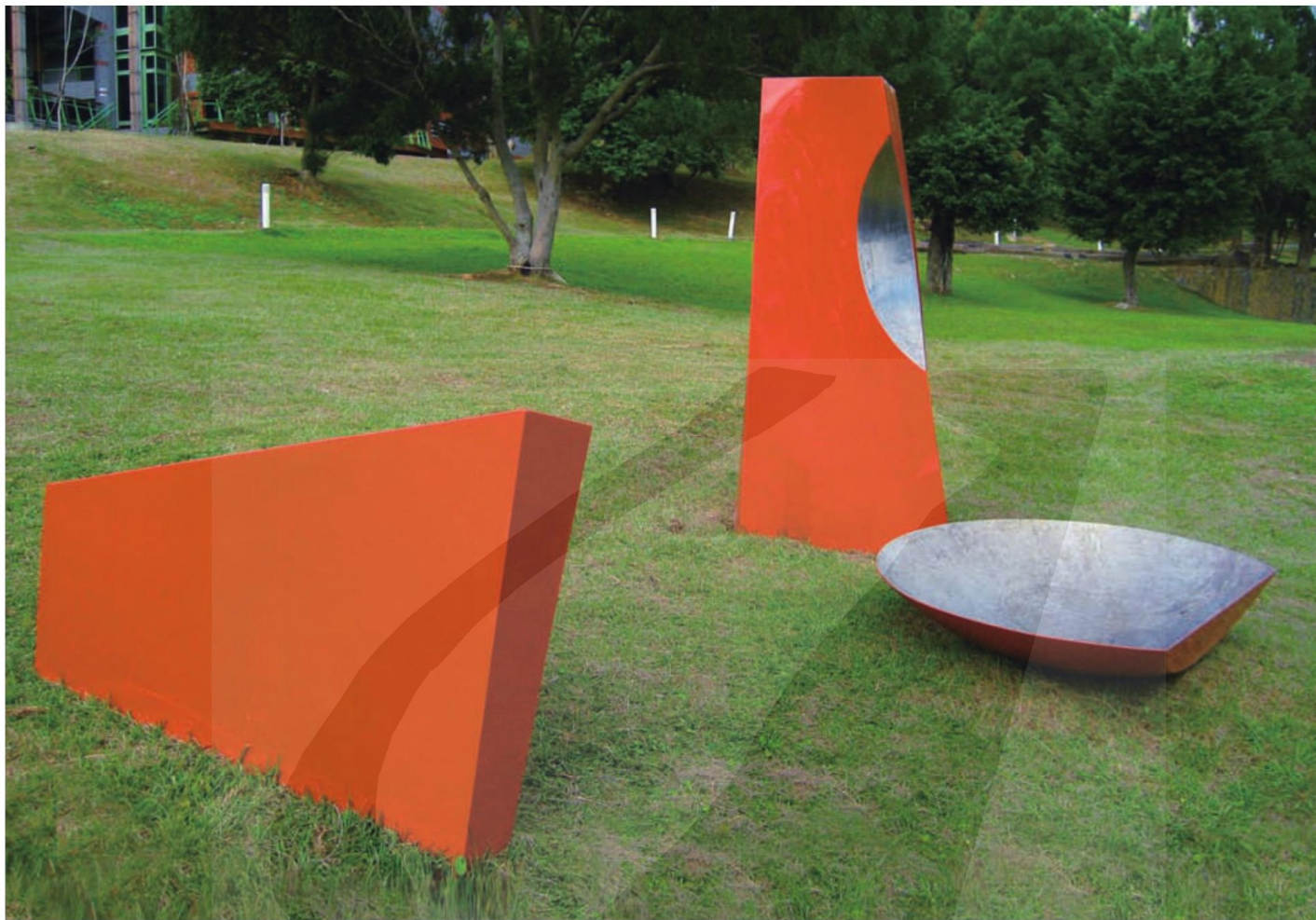
山海互擁夢的幻境
朦朧 混沌
有煙氤氳 有霧縹渺
恍恍惚惚 惚惚恍恍



《“你的雕塑”我的詩》封面書影。（藝術家出版社攝）

李再鈞 太一 2007
不鏽鋼 360×320×40cm





李再鈞 弦與弧（原始三件）
2007 不鏽鋼烤漆
自由排列組合，範圍300cm

隱約中

你渾圓的臉龐

映照滿天霞彩

萬有造物的光和熱

在你俯身親暱後化育誕生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弧與弦〉

弧與弦

先有弧後有弦 或是

先有弦才有弧？正如

雞生蛋或蛋生雞？

不是問題的問題

卻留下無解的問號

你說呢？

孤與弦

像男與女 夫與妻的人間世情

自然現象成為法理定則

事態變幻都在虛實之間

孤亡 弦難繼 改嫁

弦斷 孤無依 可續

.....



2018年，李再鈞將〈弦與弧〉其中一件，內置水生植物並注滿水，反射出天光樹影，變成了另一種風景。（藝術家出版社攝，2018）

〈弦與弧〉（2007）是三件一組的雕塑，在錐柱體的稜角雕刻凹陷成弧形槽，外觀烤漆橘紅色，凹陷弧形槽呈現銀色，兩相對照、置放於綠草地間，形成強烈且優雅的視覺對比。對照李再鈞充滿感性的文字，觀者就容易體會作品所要表達的內涵了。



〈弦與弧〉另外兩件作品現放置在李再鈞住家附近的社區草坪上，鮮明的橘與如茵綠草的撞色搭配，十分搶眼。（洪婉馨攝，2018）